

《蘇氏一門法書冊》祖帖面目的復原

Restoration of the original content A Book of Letters from the Su Family

李躍林

Li Yue-Lin

Physicist,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摘要

近現代對明代刻帖的研究基本屬於空白。本文通過對臺北故宮博物院《蘇氏一門法書》中吳玘、王安中跋文和歷代著錄中抄錄的其他跋文和歷史資料的分析和與該冊及明刻《晚香堂蘇帖》中有關帖文的比較，恢復了以《蘇氏一門法書》中蘇軾《致杜氏五箴》為骨幹的一組北宋蘇氏一門法帖的原始帖目及其中絕大多數的圖像材料。這一研究，顯示了晚期刻帖對於重建書法史中一些著名作品的流變史的重要意義。

【關鍵字】 蘇軾，蘇氏一門法書，法書著錄，晚香堂法帖，明代法帖

一、導言:《蘇氏一門法書冊》的帖目現狀

古代書法繪畫作品因為其特殊裝裱的方式，一組作品及其後面的跋往往被收藏者和逐利者隨意拆散、重組，以致很多流傳至今的冊頁、手卷的源流撲朔迷離。探究這些珍貴文物的流傳演變，對於完備書法史的面目，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將對一組源於宋代的眉山蘇氏一門的一組信笥的流傳進行分析，探究其可能的原始面目。

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的《蘇氏一門法書冊》，是研究學習眉山蘇氏書法的重要材料。其中包括了蘇軾的與杜氏五笥（圖一），即《寶月》、《京酒》、《啜茶》、《尊丈》和《令子》五帖；蘇轍（號穎濱）《喜雪》、《惠教》，《晴寒》和《文字》四帖；蘇邁（字伯達）的《臺眷帖》和蘇過（字叔黨）《試後四詩帖》，共十一帖。帖後且有宋王安中、吳玘跋。

這一《蘇氏一門法書冊》（以下簡稱《一門冊》）現存帖目，與清安岐（1683-1745年）《墨緣彙觀》所記的《蘇軾一門十一帖》的情況完全一致¹：

此帖卞氏所藏。前東坡五帖……。穎濱四帖……皆短笥，俱有曹氏印章。必在曹冊中，取出配入者。又伯達臺眷一帖，……又叔黨試後四詩一帖……有曹氏印章，亦自曹冊中拆入者，較前曹冊二帖更勝。冊後有宋人王安中、吳玘跋。皆非原題。冊前有老泉臨顧一帖，卞氏拆去，未得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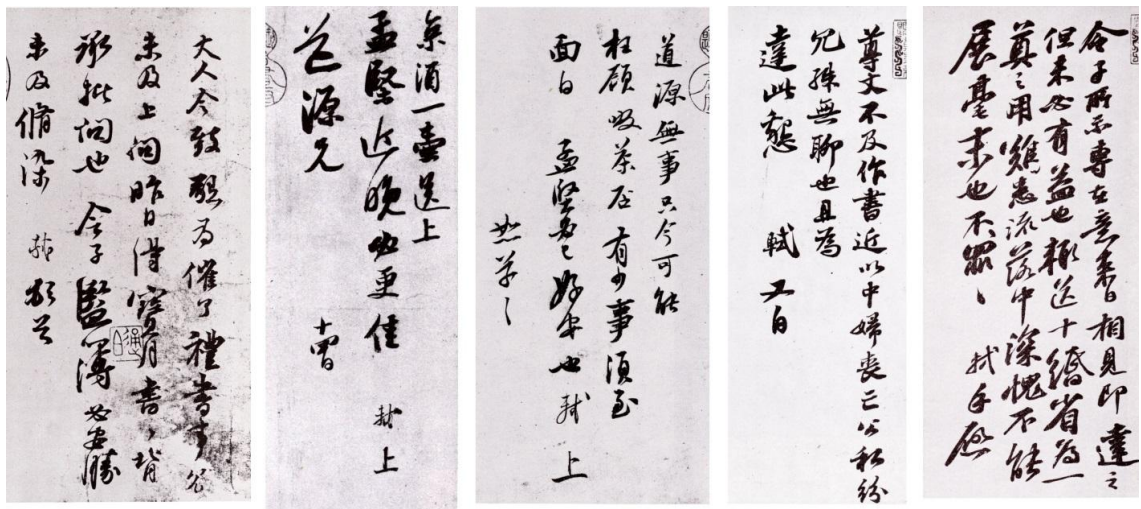
可見安氏所見《一門冊》早非原裝。原為“卞氏（永譽）所藏”，且“冊前有老泉臨顧一帖，卞氏拆去”。而蘇轍的四帖和蘇過帖“有曹氏印章。必在曹冊中取出配入者”，而“王安中、吳玘跋”“皆非原題”。“老泉”是蘇軾父親蘇洵（字明允）的號。

按而這裡的“曹冊”，應是指曹溶（1613年—1685年）所收藏過的一個冊頁，安氏所見的《蘇軾一門十二帖》²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帖目與今藏臺故的《蘇

¹ 《墨緣彙觀》，頁29。

氏一門法書冊》帖目完全一致。可見這兩冊諸帖聚散，在清初經安氏收藏以後不再有變動。但在此以前的帖目是怎樣的呢？

檢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十》，則記錄了一件《蘇氏一門諸帖冊》，除了多出蘇洵一帖（詳下文），帖目與《一門冊》完全一致。其中也記錄了安岐所云的“非原題”的吳玘³跋的全文。



圖一、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的《蘇氏一門法書冊》中的蘇氏《與杜氏五筭》，從左至右《寶月》、《京酒》、《啜茶》、《尊丈》和《令子》。

杜唐弼出眉山蘇公父子與其先書十一帖以示予。君懿于唐弼，曾大父也。明允友君懿而兄事之。道源以父任簿其官，有子孟堅，踐世科道源，優遊侍旁。時過予舍。孟堅官于黃，子瞻適謫居，道源過之游，相好也。孟堅金陵丁外艱，子瞻赴英州，阻風石頭，唐弼方少，往見，從容累日，所為求哀挽者。子瞻交接杜氏四世，觀其書可以識其年。晚與孟堅《江上帖》，筆勢欹傾，而神氣橫溢，蓋似其暮歲之文。然不數月而病且死矣。唐弼材而賢，能世其家者。建炎己酉閏月庚辰魏郡吳玘識。

² 《墨緣彙觀》，頁 28。

³ 吳玘，字正仲，滁州人，治平三年生（1067），卒當在紹興十四（1144）年後。有《優古堂詩話》一卷傳世。《宋史翼》卷四十有傳。此跋作於建炎三年（1129）。東坡生於 1037 年，道源卒於 1094 年，故玘當與孟堅同輩或略少。

建炎己酉是 1129 年。這裡的杜君懿、杜沂（道源）、杜傳（孟堅）、杜唐弼是杜氏的祖孫四代人，與蘇洵、蘇軾二人都有過密切的交往，在蘇氏文集中頗多記載，孔凡禮在《蘇軾年譜》、劉正成在《中國書法全集·蘇軾卷》中多有引述，此不一一。重要的是，這一跋文中明確地揭示出了《一門冊》的肇始，乃是杜唐弼所執的“眉山蘇公父子與其先書十一帖”。而《一門冊》中的蘇軾五帖被孔凡禮輯入《蘇軾文集·佚文彙編》成為《與杜道源五首》。據其內容，劉正成在《中國書法全集·蘇軾卷》中進行了考釋並糾正了孔凡禮考據的一些錯誤，認為這五笱確是蘇軾與杜氏三代人的信笱，可以認為是杜唐弼示吳玠的蘇氏致杜氏十一帖（以下簡稱《十一祖帖》）的骨幹。劉正成在《中國書法全集·蘇軾卷》中考定《一門冊》中《與杜氏五笱》的受者及書寫時間，準確可從，羅列如下：

《寶月帖》⁴，1065 年，治平二年，蘇軾致杜君懿，：大人令致懇，為催了《禮書》，事冗，未及上問。昨日得寶月書，書背承批問也。令子監簿必安勝，未及修染。軾頓首。

《京酒帖》⁵，1080 年，元豐三年，蘇軾與杜道源：京酒一壺，送上。孟堅近晚必更佳。

《啜茶帖》⁶，1080 年，元豐三年，蘇軾與杜道源：道源無事，只今可能枉顧啜茶否？有少事，須至面白，孟堅必已好安也。

《尊丈帖》⁷，1092 年，元祐八年，與杜傳（孟堅）：尊丈不及作書。近以中婦喪亡，公私紛冗，殊無聊也。

《令子帖》⁸，1094 年，紹聖元年，與杜傳：令子所示專在意，來日相見即達之，但未必有益也。輒送十緡，省為一奠之用。患難流落中，深愧不能展毫末也。不罪不罪。軾手啟。

⁴《中國書法全集·蘇軾卷》，頁 425。

⁵《中國書法全集·蘇軾卷》，頁 457-458。

⁶《中國書法全集·蘇軾卷》，頁 457-458。

⁷《中國書法全集·蘇軾卷》，頁 507。

孔凡禮編《蘇軾年譜》將《令子帖》系於元豐五年致杜道源⁹，實誤。劉正成已辯之甚詳，下文結合新發現的證據有詳細討論。

吳玘跋中還或明或暗地留下了這十一帖的內容線索。蘇軾“交接杜氏四世，觀其書可以識其年，”說明這些蘇軾的信笥涉及杜氏四代人，且皆可按其中所載之事一一確定其時間及受書人。《一門冊》中蘇軾五笥的內容、收信人和書寫時間，的確都可一一對應於吳玘的跋文（見表一）。如“道源以父任簿其官”可對應於《寶月帖》中的“令子監簿必安勝”；“道源過之游，相好也”可對應於《京酒帖》和《啜茶帖》的內容；“孟堅金陵丁外艱”可對應《令子帖》中的“送十緡省為一奠之用”，“子瞻赴英州”對應於《令子帖》中的“患難流落中”等等。

二、《一門冊》祖帖帖目的復原

我們也馬上注意到，吳跋中的幾個細節在蘇軾五笥中並沒有出現，如“明允友君懿而兄事之”，“唐弼方少，往見，從容累日，所為求哀挽者”，及“晚與孟堅《江上帖》，筆勢敬傾，而神氣橫溢”等。說明吳玘所見，還有數帖是現存的《一門冊》中的蘇軾五帖之外的墨跡，驗證了《墨緣匯觀》所記《一門帖》有從別處移來的帖目的情況。那麼我們能否根據吳跋和其他資料中，按圖索驥，找到《十一祖帖》中的其他祖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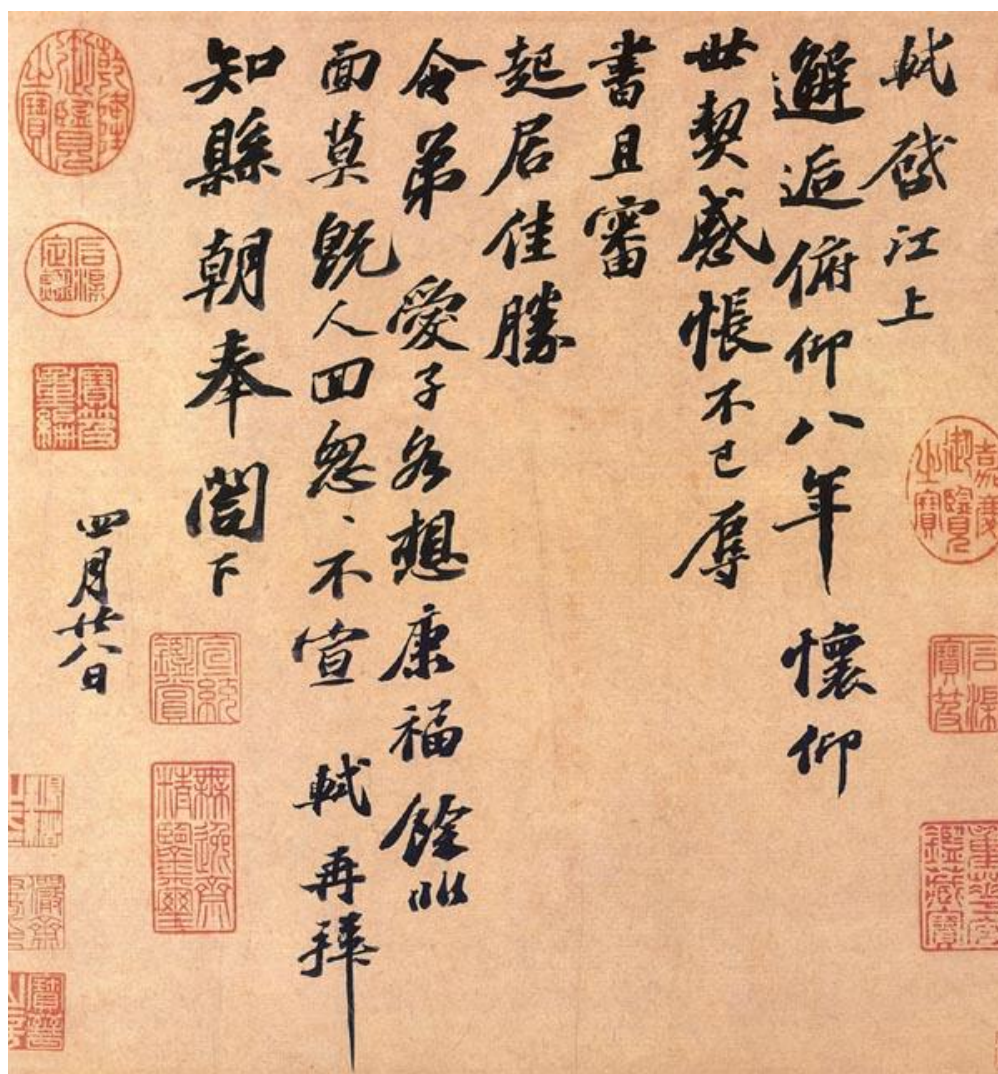
第一件可以確定的是吳玘所說的“晚與孟堅《江上帖》”。此帖其實已經被孔凡禮、劉正成鎖定，就是收入臺故所藏的《宋四家真蹟冊》中的《江上帖》（圖二），究其文意，可信，今從其說：

《江上帖》¹⁰，1101年，建中靖國元年，與杜傳：軾啟，江上邂逅，俯仰八年，懷仰世契，感悵不已。辱書，且審起居住佳勝。令弟、愛子各想康福。餘非面莫既。人回，忽忽不宣。軾再拜知縣朝奉閣下，四月廿八日。

⁸ 《中國書法全集·蘇軾卷》，頁518。

⁹ 《蘇軾年譜》，頁561。

¹⁰ 《中國書法全集·蘇軾卷》，頁532。



圖二、臺故所藏的《宋四家真蹟冊》中的《江上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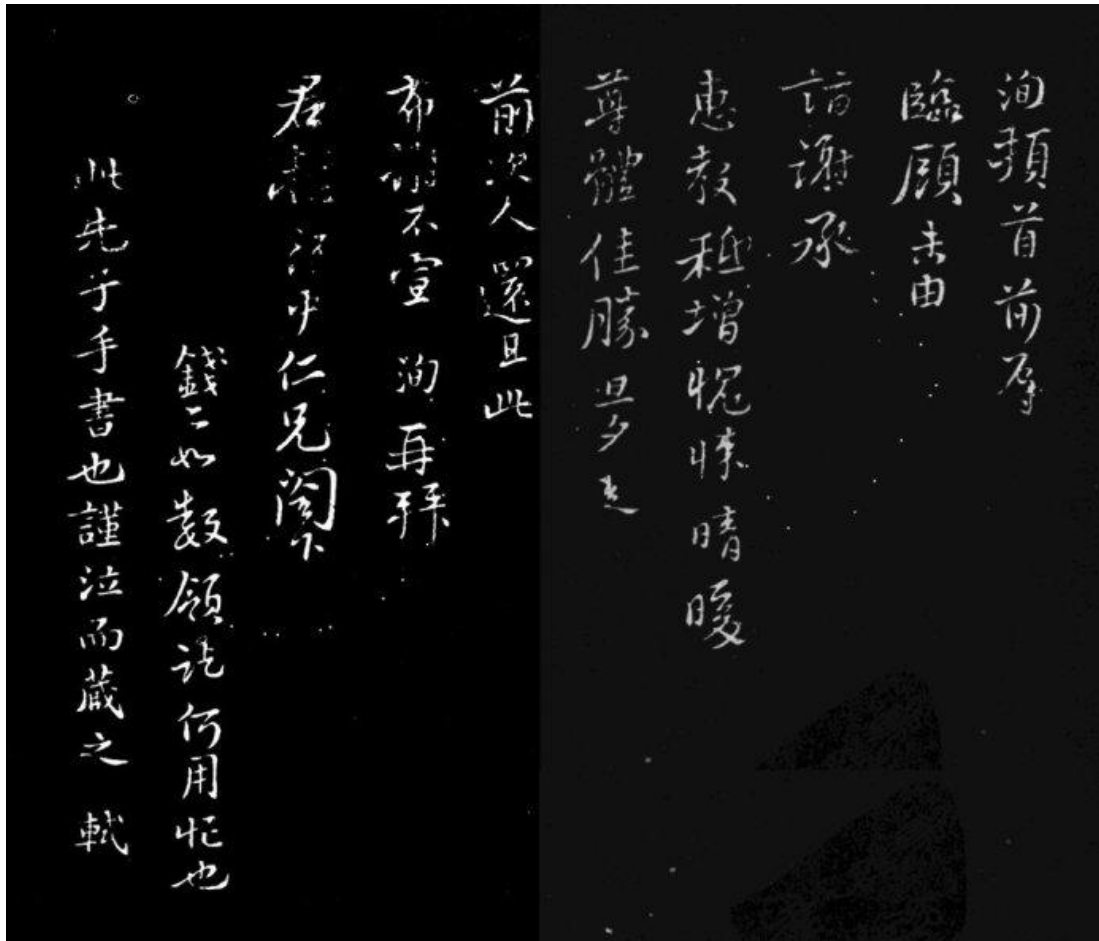
《墨緣匯觀》所記為“卞氏拆去”的“老泉《臨顧》一帖”，即是《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十》《蘇氏一門詩翰帖》中的第一帖，其帖文如下¹¹：

洵頓首，前辱臨顧，未由詣謝。承惠教，祇增愧悚。晴暖，尊體佳勝。旦夕走。前次人還，且此布謝不宣。洵再拜。君懿郎中仁兄閣下。錢已如數領訖，何用忙也。

這裡的“君懿郎中仁兄閣下”就正好對應了吳跋之中的“明允友君懿而兄事之”。而且，《式古堂書畫彙考》的《蘇氏一門詩翰帖》下還記錄了一則趙子崧題跋如下：

¹¹ 《大觀錄·卷五》。

老蘇先生書世罕見，今始獲觀筆法。歐陽公云：“蘇氏文章遂擅天下”，豈特文哉，翰墨故為近世第一矣！杜君唐弼出以相示，且請題其後。己酉閏八月三日，長沙何行中、東都趙子崧同閱於凌江物不遷齋。



圖三、《晚香堂蘇帖·蘇洵臨顧帖》

這裡的何行中其人失考，而趙子崧為趙宋王孫，是南宋重臣¹²。己酉為建炎三年，1129年。此跋說明了蘇洵（老蘇先生）此帖，很可能就是《十一祖帖》中第一帖。而這一《臨顧帖》的本帖，則收錄在了明代的《晚香堂蘇帖》¹³中（圖三）¹⁴。可惜此帖中沒有可考的事蹟，無法確定其具體書寫時間。且上跋還說明蘇洵

¹² 趙子崧（？—1132），字伯山，燕王德昭五世孫。崇寧二年（1103）進士。宣和四年（1122），宗正少卿。宣和末，知淮寧府。汴京失守，起兵勤王。高宗即位，除延康殿學士，為大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知鎮江府，尋為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謫居南雄州。紹興二年卒。《宋史》卷二四七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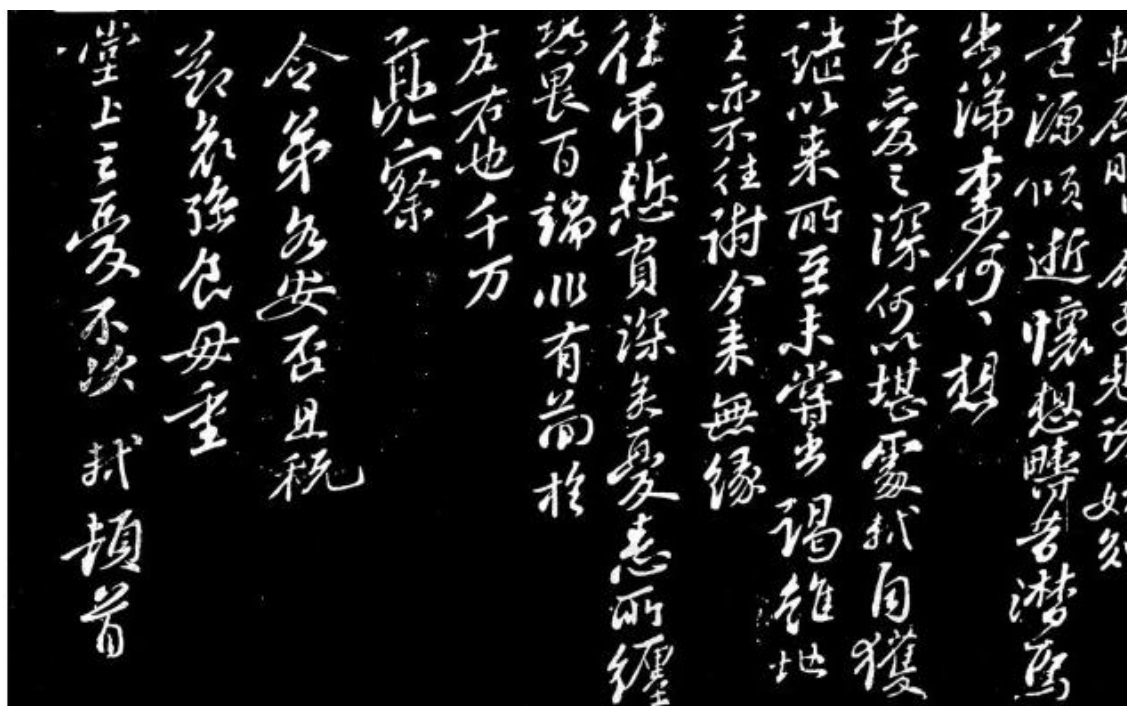
¹³ 《晚香堂蘇帖》為陳繼儒（1558年—1639年）萬曆四十四年（1616）集蘇軾書法，由釋蓮儒、陳夢蓮等摹勒。

¹⁴ 《晚香堂蘇帖·下》，頁287。

的字跡，在當時就已經罕見。該帖的書法與現藏臺故的蘇洵《致提舉監丞帖》和《陳元實夜來帖》有所不同，是一個值得繼續研究的課題。

《晚香堂蘇帖》除刻有《令子帖》外，還有兩帖書法與之極其相似且內容十分相關。其一，姑名為《澹然》帖（圖四）¹⁵，帖文如下：

軾啟，昨日令子見訪，始知道源傾逝。懷想疇昔，澹然焉出涕。奈何奈何。想孝愛之深，何以堪處。軾自獲譴以來，所至未嘗出謁，雖地主亦不往謝。今來無緣往弔，慚負深矣。憂患所纏，恐畏百端，非有簡於左右也。千萬亮察。令弟各安否？且祝節哀強食，毋重堂上之憂。不次，軾頓首。



圖四、《晚香堂蘇帖·澹然帖》

孔凡禮《蘇軾年譜》將是笱及上述《令子帖》系於元豐五年致道源¹⁶，實誤。其關鍵是對“軾自獲譴以來”的時間的判斷。蘇軾曾二度獲譴，第一次是元豐二年以“烏台詩案”入獄，出獄後貶黃州，時在元豐三年（1080年），杜道源之子孟堅時任黃州法曹¹⁷。當時三人之間的交往記錄在上面的《京酒》、《啜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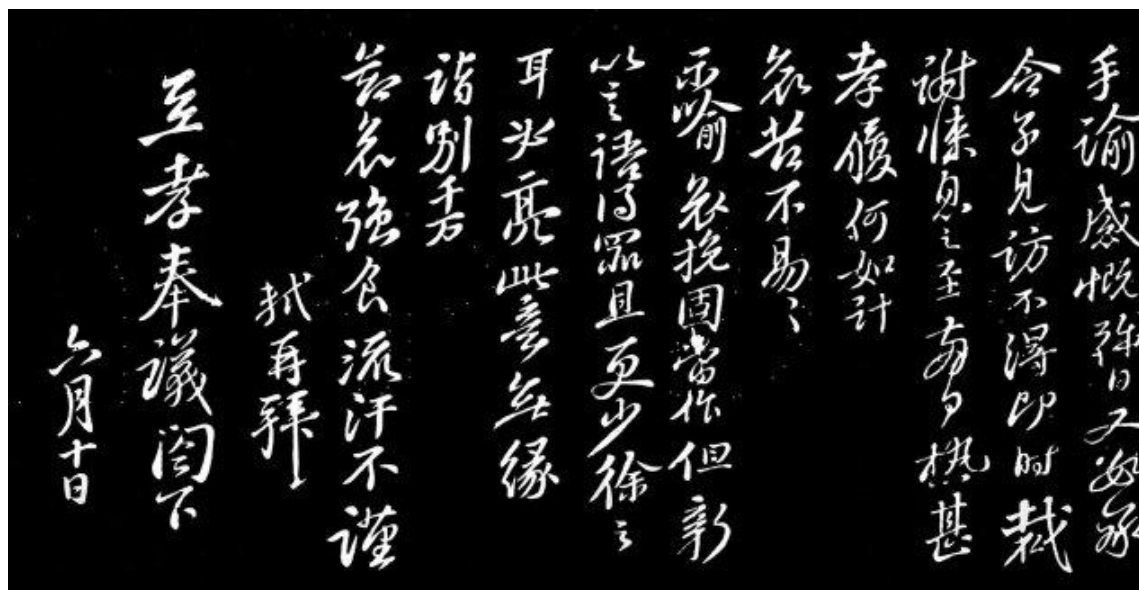
¹⁵ 《晚香堂蘇帖上》，頁 196。

¹⁶ 《蘇軾年譜》，頁 561。

¹⁷ 《蘇軾年譜》，頁 474。

中。又蘇軾有《武昌西山題名二首之一》，記載“江縱，蘇軾，杜沂，沂之子傳、俱遊。元豐三年四月十三日”，故“始知道源傾逝”絕非此時。所以這裡的“獲譴”，是劉正成所判定為《令子帖》的書寫時間，即紹聖元年（1094年）第二次受貶去南方的路上。既然“道源傾逝”，又談及“令子”，且勸受信人“毋重堂上之憂”，則收信人只能是杜傳了。且與吳玠“孟堅金陵丁外艱，子瞻赴英州，阻風石頭”的記錄一致。

《晚香堂蘇帖》中有關的另一帖，姑名為《哀挽帖》（圖五），帖文如下¹⁸：
軾啟，前日疊辱手諭，感概彌日。又數承令子見訪，不得及時裁謝，悚息之至。兩日熱甚，孝履何如？計哀苦不易易。示喻哀挽固當作，但新以言語得罪，且更少徐之耳。比亮此意。無緣詣別，千萬節哀強食。流汗不謹。軾再拜至孝奉議閣下。六月十日。



圖五、《晚香堂蘇帖·哀挽帖》

此帖也未具受書人名，孔凡禮《蘇軾年譜》定為元豐四年與“郭至孝”，即《延平郭君帖》（1071年，熙寧四年）中的“郭至孝”¹⁹，誤。“至孝”在此並非人名，是指“至為孝順”的意思。且從書法上看，與《延平郭君帖》也截然不同，

¹⁸ 《晚香堂蘇帖·上》，頁 297。

¹⁹ 《蘇軾年譜》，頁 509。

卻更為接近《令子帖》。從文意上看，則與《澹然》、《令子》二帖相承。所署時間“六月十日”，又與《詩集·卷三十七》同年所作《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鐘山泉公書，寄詩為謝》時間相合，也合於吳玘跋中說的“阻風石頭”。其中“又數承令子見訪”、“示喻哀挽固當作”與吳玘所記“唐弼方少，往見，從容累日，所為求哀挽者”等事一一可印證。

從敘述上看，《澹然帖》當是孟堅遣子唐弼向蘇軾報導道源去世消息後給孟堅的第一封信，說明自己受讎途中境況的窘迫和為不能親往祭弔道源而道歉。孟堅隨後可能再遣唐弼請求蘇軾親弔，《令子帖》則是說明在蘇軾患難中確實不能前往但送了喪禮。《哀挽帖》則或許是孟堅再遣唐弼致謝並求蘇軾作挽詞的答書。三帖的書法的接近，也可證書寫時間及境況的相近。

此外，《澹然帖》和《江上帖》中除“令子”為唐弼之外，還提到“令弟”，則是上面所引元豐三年《武昌西山題名》中的“沂之子傳、侯”中的杜侯了，《蘇軾年譜》述杜侯甚詳，可參考²⁰。

這樣加上《江上帖》和《晚香堂蘇帖》中的《臨顧》、《澹然》和《哀挽》三帖，我們就恢復了《十一祖帖》中的九帖的內容與書法。那麼還有兩帖的情況如何？我們來看《一門冊》中王安中的跋²¹：

唐弼杜氏自其曾大父四世與眉山三蘇遊，書帖俱存。紹興癸丑中秋，安中過惠州，登白鶴峰，拜東坡像。觀壁間詩文：則皆後人追書。求公翰墨已不可得。後十二日，邂逅唐弼於潮陽，出此卷相示。一翁兩孺千載不沒之氣，凜凜在目。猶恨獨無叔黨字畫。方求類於舊門，顧小坡之不在。龍駒已逝，駿骨萬金。亦可為歎息也。

王安中為南宋重臣，年輕時嘗師事蘇軾²²。紹興癸丑是1133年，距吳玘的跋晚了四年，相信他們看到的是同一組信笥。這裡記載的是安中至惠州的白鶴峰蘇軾舊

²⁰ 《蘇軾年譜》，頁480。

²¹ 《大觀錄·卷五》。

居憑弔蘇軾後邂逅唐弼，得觀其十一帖。其中的“一翁二孺”²³又“獨無叔黨字畫”，叔黨是蘇過的字，故一翁二孺則只能是指蘇軾、蘇邁、蘇迨。因為白鶴峰與蘇洵無關，所以王安中沒有提到老泉一帖。值得注意的是，蘇邁生於1059年，而卒年失考，按跋中“龍駒已逝”的記錄，則蘇邁此時已經去世無疑，為蘇邁的卒年定了一個下限。《一門冊》中有蘇邁《臺眷》短笥一，但並無蘇迨一帖。

表一、《蘇氏致杜氏十一帖》祖帖及與《式古堂書畫彙考》記載跋文的比較

帖目	受者、時間	蘇氏與杜氏書笥	跋文
蘇洵 《臨顧帖》	杜君懿	君懿郎中仁兄閣下。	明允友君懿而兄事之 老蘇先生書世罕見
蘇軾 《寶月帖》	杜道源 1065，治平二年	令子監簿必安勝	道源以父任簿其官
蘇軾 《京酒帖》 《啜茶帖》 《尊丈帖》	杜道源 1080，元豐三年	京酒一壺，送上。 只今可能枉顧啜茶否？	道源過之游，相好也。
蘇軾 《漕然帖》，A 《令子帖》，B 《哀挽帖》，C	杜孟堅 1094，紹聖元年	始知道源傾逝（A）。 輸送十緡省為一奠之用（B） 孝履何如……節哀強食（C） 自獲譴以來……憂患所纏，恐懼百端（A） 患難流落中（B） 新以言語得罪（C） 昨日令子見訪（A） 令子所示（B） 又數承令子見訪（C） 所示喻哀挽固當作（C）	孟堅金陵丁外艱。 子瞻赴英州，阻風石頭。 唐弼方少，往見，從容累日 所為求哀挽者
蘇軾 《江上帖》	杜孟堅 1101，建中靖國元年	江上邂逅，俯仰八年	晚與孟堅《江上帖》
蘇過、蘇迨各一帖	已佚		一翁兩孺……獨無叔黨字畫

那麼這個《一門冊》中蘇邁《臺眷》帖是否為《十一祖帖》中的一帖呢？考察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匯考》，《蘇氏一門諸帖冊》後曾還有一則髮僧上振題跋：

²² 王安中（1076年—1134年），字履道，中山曲陽人，少時從學于蘇軾，元符三年（1100年）進士。

²³ 《大觀錄》和《式古堂書畫彙考》皆作“一翁二孺”，《中國書法全集·蘇軾卷》劉正成錄作“二翁二孺”。

右蘇氏一門東杜氏四世者，意高筆古而老泉尤勝。然皆駸駸於晉唐之席矣。尾有王安中、吳玘、趙子崧三跋，餘購之吳門舊家子。但原本十版止老泉東坡穎濱三人而無叔黨，故王左丞履道有“龍駒已逝，駿骨萬金”之嘆。茲余既得叔黨詩箋，且得伯達手簡，亟命重裝合成一冊。夫以三世之遺墨，越數百年之久而誅連璧合於一旦，豈非造物者為眉山巧作因緣也耶？髮僧上振跋。

髮僧上振²⁴此跋顯然是在此冊入於卞氏之手前，明確說明了蘇邁、蘇過二帖是經髮僧上振的合裝進入此冊的。而原帖中蘇軾《澗然、哀挽》二帖和蘇邁、蘇迨二帖的拆去，蘇轍四帖的羈入，在髮僧上振購得此冊之前已經發生。蘇轍的四帖和蘇過帖上的曹氏印，又說明這一重組，發生在曹溶大量收集前人手跡之後。

表一總結了所恢復的《十一祖帖》的帖目，及其內容與吳、王之跋的對比。不難看出，我們依據《蘇氏一門法書冊》所保留的部分帖目和題跋，基本還原出了其祖本蘇氏致杜氏的《十一祖帖》中的絕大多數帖目甚至從刻帖中找到其圖像材料。

三、結論

應該指出的是，今人研究、學習書法和書法史，對明代的刻帖一般都不太重視和關注。如對於《晚香堂蘇帖》普遍認為遴選、刻制不精，即使如《中國書法全集·蘇軾卷》這樣的時代水準的書，也沒有採用裡面任何一件的作品，致為遺憾。但是其文獻資料已經為文史研究者所重視。如孔凡禮編著《蘇軾年譜》即大量引用帖中文字，提供了大量可以補充蘇軾行蹤的和文學作品的材料。而本文的研究表明，這些刻帖中多有曾經流傳有序而現在已經不存的墨跡的留影，具有其獨特書法和書法史價值。而對其中書法的分析，更有助於對這些材料的斷代，補正前人的錯誤。

²⁴ 清人王守卬《研硯田齋筆記》記載，髮僧為日本國人。明永樂間（1403-1424）時入中國。善畫人物，筆不減李公麟。

四、參考文獻

- 1.安岐，《墨緣彙觀錄》，商務印書館，上海，1937。
- 2.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京 1997 年。
- 3.陳繼儒集刻，《晚香堂蘇帖》，上下冊，中國書店，北京，1990。
- 4.孔凡禮，《蘇軾年譜》，中華書局，北京，2005。
- 5.劉正成，《中國書法全集·蘇軾卷》，榮寶齋出版社，上海，1991。
- 6.《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http://cls.hs.yzu.edu.tw/su_shi/index.html。
- 7.吳升，《大觀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京 1997 年。

